

# 裴艳玲原业归宗(六)

郑标文

## 开山收徒

2004年4月,裴艳玲出任河北省京剧院院长。5月7日,在由京剧排练场改造而成的京剧茶苑,裴艳玲一袭长衫面对观众,演唱京剧选段,同时和京剧名家梅葆玖彩唱了《四郎探母》中《坐宫》一折,并演出《武松》选场。

对裴艳玲演唱京剧,不了解其从艺历程的人感到“新鲜”。熟悉的人则说,“裴艳玲真的回来了。”

半年后,裴艳玲领衔主演的《王安石拜相》在石家庄河北会堂首演。《王安石拜相》的唱腔是裴艳玲在多年来一直潜心研究余派唱腔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并根据自己的表演特点设计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裴艳玲说:“做这样的选择,行内的人觉得也是比较自然的事,对我来说也是必然的。在这出戏里,我的转型变化很大,不会让观众感觉到林冲、钟馗、武松的影子,看不到一点武生的痕迹。”

2008年5月23日,裴艳玲亲自策划并主演的又一部新戏《响九霄》在石家庄人民会堂拉开首演大幕。

这出由杨舒棠编剧、石宏图导演的新编京剧以清末梨园名伶响九霄的人生命运为蓝本创作而成。响九霄将二黄引入河北梆子,进行“京梆两下锅”的大胆尝试。小霞深爱着师傅响九霄,响九霄却将真情压在心底。在国家命运出现危机的关键时刻,响九霄冒着杀头之罪,乘进皇宫演戏之机,将一封关系变法成败的密信转送光绪皇帝。为此,戏班付出了惨重代价,小霞为掩护响九霄中弹身亡,含笑离世……响九霄子然来到小霞坟前,给深恋着自己的孤魂唱了一次“堂会”。荒郊野外,大雪纷飞,一曲千古绝唱感动天地!

响九霄,本名田际云,清末民初河北梆子演员。生于1864年,卒于1925年,河北高阳人。除本工花旦外,兼演青衣、武生、老生、小生。当年,田际云在河北梆子演出不景气的情况下,聘请了诸多红极一时的京剧名角,开创了京梆两下锅同台演剧形式,一时间,盛况空前。

裴艳玲的经历居然和响九霄有着惊人的相似!两人都是河北人,故乡仅相距几十里;都是京、昆、梆兼善,所谓“文武昆乱不挡”;擅演的行当也十分接近田际云代表剧目中的《乾元山》《八大锤》等,恰好也是裴艳玲的拿手好戏;在梨园行的地位也十分接近响九霄。1900年任梨园工会(精忠庙)会首,致力于戏曲改革。辛亥革命后,发起组织艺人群众团体“正乐育化会”,谭鑫培和他分任正副会长。裴艳玲则是中国文联和中国剧协的双料副主席。

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当多年前裴艳玲第一次看到田际云的照片时,居然是在远隔重洋的法国。“偶然在一

面挂满照片的墙壁上发现了一幅照片，照片中的人物踩着跷。我一眼看去，感觉怎么这么像中国人呢？一看说明，还真是中国人，叫田际云。于是就委托翻译查这个人的资料。此前，我父亲没跟我说过这个人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梨园中有这么一个人。”

两位相隔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大师，就这样穿越时空，在异国他乡相会了！裴艳玲久久凝视着这位令人崇敬的艺术前辈，热泪盈眶。她产生了把这位艺术大师的形象搬上舞台的强烈冲动！

《响九霄》上演之后，裴艳玲曾多次在私下场合提到，“响九霄是在61岁去世的，我却在61岁时，开始扮演响九霄。怎么就这么巧！这戏要是早一年排出来，我还不到61，明年又62了。所以，我回忆起来，似乎一直就有很多巧合。”

在《响九霄》的第一场中，一向以擅演须眉男儿、英雄豪杰而闻名遐迩的生行翘楚裴艳玲以旦角造型惊艳全场！还是在幼儿时，裴艳玲学演过旦角，但由于自己不喜欢，没演几场就主动放弃了。1965年到1976年间，被迫“靠边站”的裴艳玲倒是在一些现代戏中扮演过一些女角色，但演的基本都是没有台词的群众。此番包大头、贴云片、出演旦角，堪称平生第一回，连最熟悉裴艳玲的观众都觉得新鲜。裴艳玲没有让热爱她的观众失望。当那个雍容华贵、清丽脱俗的仙女清水花出现在舞台中央时，几乎没有人相信那竟然是他们熟悉的“活林冲”“活



《响九霄》首演前，裴艳玲提前两个小时就开始化妆



裴艳玲与京剧当红女老生王珮瑜交谈



《响九霄》首演结束后，一群小学生找到后台请裴艳玲签名留念



本文作者郑标与裴艳玲

武松”“活钟馗”，醒过闷来的观众们很快以雷鸣般的掌声回报了自己的偶像，裴老板的小嗓也这么好啊！

有意思的是，虽然裴艳玲身为女人，也许是一辈子演男人的缘故，她演绎的仙女清水花也别有韵致。用对她再熟悉不过的琴师边发兵的话说，裴艳玲演的旦角也是“男旦的味道”。

主人公响九霄的唱腔由裴艳玲自己设计，因此唱来更是得心应手。

响九霄哭祭徒儿小霞一场，整场戏就是一大段唱。高低抑扬，缓急顿挫，时而痛苦长号，时而凄咽絮语，且说且歌，如泣如诉，煞是感人。在石家庄首演时，演到此处，坐在笔者身边的一位名叫赵燕的女子，顾不上身边10岁的孩子疑惑的眼神，径自哭得泣不成声。

能够感动别人，首先感动自己。在剧本阶段，裴艳玲自己就被感动得稀里哗啦的。“杨舒棠词写得很美。连二稿都没写，一稿就基本定下了。他写完拿到我办公室去念，念到后边《哭坟》一段时，事实上我被感动得哭了。但办公室人多，我不好意思，就拿毛巾装着擤鼻涕，其实是擦眼泪。”

《响九霄》中有这样几句唱词：戏是我的梦，戏是我的魂，戏是我的命，戏是我的根。脉膊里附着京胡韵，心中跳动着锣鼓音。梦里魂里都是戏，我是一个戏中人！

借助响九霄之口，裴艳玲唱出的，分明是自己的心声！

截止到2008年11月，《响九霄》已先后在石家庄、北京、济南、上海、扬州、廊坊等大中城市演出二十余场，所到之处，都受到观众极大的欢迎。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起，裴艳玲主要居住在新加坡。讲学、演出之余，各地游走，倒也惬意，还在海外教了不少“洋学生”。时代国粹网之京剧论坛一篇题为《梨园师徒情缘裴艳玲与郭景春》的文章讲述了她2003年春天在海外课徒的情景。



2005年5月1日，裴艳玲收谢涵为开门弟子



裴艳玲在60岁生日宴上吹蜡烛

裴艳玲与郭景春伉俪情深，妇唱夫随，置世俗冷漠于脑后，不畏孤寂，时留香江、时居狮城，为纪念梨园前辈李兰亭先生，于香港与新加坡两地，创办传统制式私人科班“兰亭社”，收授本地生长的粤籍少年，不收学费，衣食住行全包；正经八本地传授京昆传统剧目，唱做念舞打，原汁原味。

在讲究“人权至上”、物质生活优越的香港，竟然有家长乐意子女终止学业、改名换姓、任凭打骂责罚，甘愿拜师门下，现代人不敢想、不敢为、办不到、行不通的梨园奇迹，在裴艳玲与郭景春魔力神棒下成为现实！

2005年以前，尽管裴艳玲夫妇在海外教了大约有四百洋学生，在国内也指导过不少专业演员和票友戏迷，但从未正式收过徒弟。一些京剧演员曾以不同方式表达过拜她为师的愿望，均被她婉拒。一位以演唱河北梆子《钟馗》而享名的女演员，模仿裴艳玲多年，十分希望拜她为师，想了很多办法，也托了不少人说情，却始终未能叩开裴艳玲紧闭的山门。

自2005年起，裴艳玲开始转变观念，将十几名年轻人收为入室弟子，传递“李派裴门”香火。当年5月1日，来自长春16岁的小姑娘谢涵有幸成为裴大师的开山弟子。

一个月之后的6月4日，笔者于河北宾馆举行的拜师礼上正式成为裴门弟子。这天是我的39岁生日。我向师傅赠送了由梅兰芳纪念馆珍藏的绣像《同光十三绝》，表现的是同治、光绪年间活跃在京城13位著名伶人。师傅送给我的是她几十年来塑造的主要角色的照片集锦。我在随后的致辞中解

释了自己从小就痴迷戏剧的情怀，并且在39岁生日这天拜裴先生为师是自己得到的最珍贵礼物，希望能够近距离地感悟老师的艺术真谛，更多地从文化意义上传承裴派艺术。裴艳玲随后也真诚地告诉大家，郑标是她回国后收的第二个徒弟，虽然他不是登台表演之人，但我们两人势必会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

三天之后，裴艳玲再添两名弟子。6月7日，来自河北省京剧院的武生演员杨向国和小生演员张兵得进裴氏门墙。裴艳玲说：“戏曲要靠人来传承，徒弟是块宝，是我生命和艺术的延续，我以后还要招贤纳士，多多益善。我希望徒弟们能够珍惜自己的艺术生命，把眼光放长远，不要被眼前花花绿绿的物质利益所诱惑。我也希望自己能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把戏曲发扬光大。”

在前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裴艳玲共将十几名弟子纳入门下。

其中一名弟子，是来自扬州扬剧团的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有“扬剧王子”美誉的李政成。2005年6月底，裴艳玲和李政成参加了中国剧协“梅花奖”艺术团西北之行的慰问演出。二人虽然唱的不是一个剧种，但李政成久闻裴艳玲大名，对其人其艺十分折服，早有拜师之意。此前一年的春天，第2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在扬州颁奖时，李政成就想借机拜师，但是当时裴艳玲在外演出，无缘得见。当他今番把想法告诉同行的中国剧协的有关领导之后，这位领导也愿意促成此事，遂于6月28日假内蒙古宾馆悦大酒店举行了拜师仪式。

裴艳玲所收的这些弟子中，有八、九位都是来自吉林省艺术学院的谢涵的同班同学。他们生旦净丑各个行当都有，还有两人学的是乐队武场。进入裴门之后，这些受过数年科班教育的梨园后生先后来到石家庄，仍然像过去上学时那样，一起吃住、一起练功，“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一应开销全由师傅负责。裴艳玲知道这些孩子家境都不好，心甘情愿地往里搭钱。

裴艳玲除了自己亲自执教之外，练功、说戏主要由郭景春负责，必要时延请其他老师辅导。2006年10月以后，这些孩子在师爷郭景春带领下，移师新加坡，边排练边演出，受到当地戏迷的欢迎，俨然一个小“裴家班”。

（全文终）

（责编：刘贤）